

女 梦 情

雪米莉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女 梦 情

雪米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女 梦 情

雪 米 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81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5329-1236-1

I·1089 定价：6.48元

内 容 提 要

“卡拉OK”厅老板周家仁得罪了黑社会，被某神秘的研究所当作试验品，改换人性，畸变为一个杀人机器，并将他卷入一场巨大的阴谋活动之中。一座现代化高科技的工厂正源源不断地喷吐出烈性炸药；被誉为“东方之珠”的繁华都市面临被摧为废墟的威胁；某国防部助理奥温将军惨遭暗杀；原始部落的提瓦族人被蛊惑，酋长与部落群体被煽动得迷乱疯舞；举世闻名的财阀豪富则与黑社会势力联手，妄图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建立起与文明社会对抗的“快乐岛国”。

已被塑造为“杀人机器”的怪物畸人，其色情狂的本性却被扩放到了极点，纵情恣欲，横行无阻。他被改扮成天神亚帕，将提瓦族公主的野性胴体一寸一寸地改造；使得“顺义堂”大佬的妖冶情妇对他狂追不舍；绝代佳人成了女杀手，扮演着招待女郎，与“杀人机器”的怪人寻欢纵情，杀人越货。

物极必反。“和安和”与“顺义堂”两股黑势力在激烈的火并中两败俱伤。警署“反黑组”机警地利用了“杀人机器”在畸变过程中难以尽灭的人性，兄妹相救，长幼相合，理智精神与义气情感充实了法制和文明，遭受震荡后的社会秩序再一次趋于稳定平和。

目 录

- 第一章 祸从天降 (2)
- 第二章 黑道枪手 (42)
- 第三章 杀人机器 (65)
- 第四章 荒岛黑魔 (104)
- 第五章 一波三折 (134)
- 第六章 美色感人 (168)
- 第七章 兄妹亲情 (200)
- 第八章 江湖无泪 (238)

第一章 祸从天降

位于弥登道一侧的上海街。银汇大厦 80 层楼，230 公尺高。这是崛起的商业中心。大厦一旁便是“祥云卡拉 OK 厅”。

上海街华灯初上，象一位珠光宝气的西洋少女一般。事实上，也许更象一位肉欲横滚的贵妇。

迷人的街景依旧和往日一样，霓虹灯照耀着一间间富丽堂皇的酒吧、咖啡馆、夜总会和妓院……许许多多的午夜女郎在五颜六色的灯光下做出迷人而妖冶的姿势；有摇滚乐金属般的声音不断地在滚来滚去。

“祥云卡拉 OK 厅”里也充斥着猛龙般的劲歌。自然，说是卡拉 OK，也可以喝到大陆的名酒、美国的威士忌和意大利的红葡萄酒。来客可以点唱或自唱。到处灯红酒绿，喧声不断透着疯狂和野性。

老板阿仁是一个身高 1.75 米、体重 75 公斤的大块头。看上去，大约 30 岁左右，面孔黧黑是因为他喜欢游泳，在海滨浴场的沙滩上晒的。他面目凶狠，脸肌仿佛刀刻一般，眉毛又浓又黑，目光令人恐惧，看得出来他那坚强而刚毅的个性。

特别是那一头钢针般的乱发，令人想起野兽的毛发。

但他却有一口很好的牙齿，洁白而又整齐，叫人联想到他有过高等教育的经历和修养。事实上，他的兴趣爱好相当广泛，是香江大学的高材生。不过，那一口钢牙常常是紧紧

咬在一起的。他很难得露出它们笑一笑，这跟他的个性一样，孤独而倔强。

那是一种很强烈的孤独感。在他吹口哨的时候也不例外。在香港这个现代化的花花世界里，阿仁自己觉得自己奇怪而独特。他甚至欣赏自己的这种孤独，深深地陶醉在里面，象他封闭自己的心灵和隐私一样。

他一面经营着自己的卡拉OK厅，借以挣钱谋生，一面把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他喜欢的那些充满个性色彩的工作上。比如说赛车，他是个相当不错的赛车手，精通各种型号的赛车和摩托车；还有游泳，他曾经只身横渡过维多利亚海峡；他特别酷爱的就是射击，作为香江射击俱乐部的成员，他深深地沉醉在各式各样的冰冷的枪械世界里，各种型号的长枪短枪，他都射出过俱乐部最好的成绩，无论是美国的“罗姆第2代”自动手枪，或者是意大利黑手党惯用的“复仇牌冲锋枪”，甚至哥伦比亚大毒枭使用的科尔特牌雷震手枪，他都能拆卸组装，玩得得心应手。他是香港枪械杂志特约通讯员。对武器的冰冷生硬的偏爱，使他的个性更加暴戾。他甚至有驾驶直升飞机环游香港列岛的经历。

此时，他象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呆在自己的卡拉OK厅里。看着他那礼貌的举止，殷情的态度，很象个侍者。谁都会以为这是一个贪婪女色而又不很得志的平庸男人，尽管他的黧黑的刚毅的面孔、肌肉发达的强健体魄确实令女人们倾心不已。

他有过很多女人，但一直独身。他相信男人还是不结婚的好。他钟爱所有的漂亮女人，却并不钟情于她们。

夜幕早已降临上海街了。和整个香港一样，这里的人也

喜欢夜生活，闪烁的彩灯辉映着热闹的街市。

一个男人站在灯光不断变幻的演唱台上，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唱起了一首十分流行的歌曲。

不时有人从帷幔遮掩的门厅进来，阿仁总是彬彬有礼地招呼着：“欢迎光临！”

这时，一对情侣出现了。

那小姐浓眉厚唇，性感十足，一见阿仁咬紧满口白牙的刚毅微笑，立即陶醉似地“啊”了一声。

“请。”阿仁扭过头。他怕那位小姐对自己来了兴趣，那是要影响生意的。

他知道自己有不可抗拒的男人魅力。对女人来说，那是挡不住的诱惑。

台上的男人还是声嘶力竭地吼着：“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祥云厅”的侍者们当着阿仁的面干得十分卖力，在客座间迅速穿梭往来……

钞票源源不断滚入阿仁的柜台。

就在这时，门口出现了2个凶神恶煞般的飞仔。两人都穿着黑色的T血衫，模样凶狠地朝大厅里望了望，随即走了进来。他们都只20岁左右，但故作老练地摇头晃脑。

“2位先生，请，里面请。”

阿仁一见，依旧躬身弯腰，客气地招呼道。

他知道2人准是烂仔。

不过为了生意着想，他倒不愿去招惹这些家伙。特别是在自己的档口。

其中一个家伙看了一眼阿仁，并不说话，装模作样地扫

视了一眼热闹的大厅，然后才用手向阿仁挥了挥，不怀好意地笑着说：“boy！生意不错，把你们老板叫来。”

阿仁静静地咬着牙，克制地盯着对方。另一个家伙两手握拳，屈肘，原地蹦跳着，做出西洋拳击的姿势，嘴里“嗨、嗨”地学着拳击手们的吼叫，示威似地看着阿仁。

“二位什么事——请问一下。”阿仁仍然不动声色，平静地问道。

“大爷是‘和安和’的，你知不知道 boy？”

“和安和？”

阿仁的眉心不易察觉地跳了一下。“和安和”是香港的众多的黑社会组织之一。这帮家伙个个心狠手辣，尽干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杀人越货的黑道勾当。阿仁与他们素不往来，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帮亡命徒而已。

“不知二位有何见教？”

“你知道就好。快叫你们的老板来。”两个家伙见阿仁不动声色，也收敛了装模作样的姿势，其中一个大声说。

“老板？”阿仁突然很难得地咧开嘴笑了一下，露出满口漂亮的白牙，他指着自已鼻尖说，“我就是，你们还不知道么？”

那个做西洋拳动作的家伙一听，便大叫一声，嘴里说：“好哇，大爷们是叫你随便戏弄的吗？”说着，便又拉开拳击架势，看来这家伙是个头脑简单只知道以武力服人的角色。

“别这样好不好？”阿仁嘲弄地看了他一眼，“我怕得要命。”

那家伙气得七窍生烟了，一个左下勾拳朝阿仁打来：“小子！我叫你尝尝泰森的拳头！”

阿仁往旁边闪了闪，叫那家伙扑了个空。“我一般不愿打架。”他谈笑着说。

另一个家伙看来不愿把事情闹大，“好啦好啦，谅你也没这个胆子，我们的这位手下有一个名号叫‘铁拳’，希望你不要惹恼他。”他说着压住了那个叫“铁拳”的家伙，继续盯着阿仁。

“别怪哥们不讲情面，老板，在上海街做生意有上海街的规矩，看来你还不明白吧？上海街是我们‘和安和’的地盘，我们大哥说了，上海街的治安由我们‘和安和’保护，所以，每家店铺都得向我们交纳‘保护费’，懂啦？”

阿仁看着这个家伙，“不懂。”他说。“是不是真要我们的铁拳说话你才懂？啊？你是聪明人，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不是？”

“请便吧，两位。我很忙。”

阿仁说着，便转身对几位刚要进门的先生摊了一下手，“请，呵，请。”

刚才说话的家伙上前一步挡住了阿仁，他的样子变得恶狠狠的，“这么说，你是故意要破坏规矩了？”

一旁的“铁拳”早已气得哇哇直叫。阿仁也一口气压在喉咙里，“……就算是那样吧。”

他知道“铁拳”早已耐不住，说完一步跨出歌厅大门。他自信这俩家伙没法对付自己，一股恶意顷刻间升上心头。“还有商量的余地吗？”两个“和安和”的人跟着出了歌厅，其中一个问道。

他们来到街上，双方恶狠狠地对峙着。

阿仁说：“2位要走就请马上；要钱，没有。半点希望也

没有。”

2个“和安和”的家伙本来就是胆大亡命之徒，一听这话，也不再开口，眼睛里杀机毕露。“铁拳”低着头朝阿仁冲来，2个拳头闪电般地击出。阿仁头一偏，几拳都落了空。

趁他来不及收拳之时，阿仁的右手已经很沉重地落在了他的肚子上，只听“蓬”地一声，象砸在皮囊上面一般，发出一声闷响。

“哎哟，”“铁拳”叫了一声立即蹲在地上，一口胆汁冲口而出。

另一个家伙则持刀冲到阿仁的背后，恶狠狠地向他刺来。阿仁一躬身子，同时屁股朝后一蹶，那家伙被撞倒在地上。

“饶……”
没等那家伙把“命”字叫出来，阿仁的手肘死命抵住了他的脖子，求饶的声音立即被猛烈的窒息所淹没……

“还想要钱么？”阿仁开始审问。

“呃呃，呜呜……”那家伙拼命摇头，脸色乌红发胀。

“脓包！”
阿仁心里骂道。

他刚一松手，那家伙腾地从地上竖起来，“瞧着吧！”他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跑了。

这下算跟“和安和”结下大仇恨了！阿仁心想。他从容地咬了咬牙。想笑，又忍住了。

香江射击俱乐部。

天气阴暗，宽阔的射击场上到处是一团团的雨水，雨过了但太阳还没有出来，阴暗的天光使100米之外的靶标模糊

混沌，有几个被风吹雨淋得歪斜了。

今天，来射击的会员不多，射击间有许多都空着。

阿仁照例来了。他遵守时间象钟表一样准确。

他有官方的持枪证，而且他拥有一支沉甸甸的马克姆50型火焰喷射自动手枪。这种手枪在中东军火黑市上极为走俏，因为它加上一个冲锋枪柄，便可以发挥冲锋枪作用，可以一口气打出50发子弹，它的单发射程达到150米，而连发射程也在100米之外。

唯一的弱点是击发时响声过大，火焰喷出1米左右，象一条暴戾的蛇信子。

许多西方的职业杀手也很喜欢使用这种手枪。如果装上消音器的话，可以减少百分之八十的响声，听起来还不及一颗最小鞭炮的爆炸声。

强健的阿仁十分钟爱这支手枪，象钟爱世界上最最漂亮和最最温柔的女人。尽管手枪和女人并不可以同日而语。

他如果用这支马克姆50型手枪射击的话，命中率可达百分之百。如果换用其他型号的手枪或者步枪也可以达到十之八、九。

此时，他正用一支并不十分先进的半自动冲锋枪在向远处的靶标愤怒地射击。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枪声震撼天空。

远处的靶标象秋风扫落叶般逐渐支离破碎飘扬起来，碎片很快又从空中落下。

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从甬道走过来，手里提着一只科尔特大蟒牌手枪。这是一个和阿仁身材不相上下的大块头男人。

他被阿仁精湛的射击技术吸引住，停下来观看。

阿仁一口气打完 200 发子弹，这才直起腰来。他咬着牙，看着远处的“靶标”。

事实上那靶标已不存在，只剩下一个空空的架子。

旁边的男人脱口赞叹道：“真棒！”

阿仁扭过头看了他一眼，恍惚间他觉得此人似曾相识。

于是，他又转身打量了那男人一眼。

这男人也有一张刀削斧刻般的刚毅面孔，神情显得冷峻而孤傲。

他毫不理会阿仁的注视。从容地单手举起那只硕大的科尔特大蟒牌手枪，乌蓝的枪身发出冰冷生硬的光泽。

他在瞄准。

“轰”一声，科尔特大蟒牌手枪吐出一串猩红的火焰，远处一座如人形胸膛的靶标倏地多了一个醒目黑洞。

大蟒牌手枪的击发声也十分巨大，好似万钧雷震。

枪声在射击间的墙壁上来回反弹着，空气被激荡得剧响不已。

阿仁在心里暗暗叫了声“好”。

那个男人关上保险，吹了吹枪口的蓝色余烟。动作潇洒自若，看得出来也是经过严格射击训练的好手。

但这个男人以前没有见过。由于是这家俱乐部的老会员了，所以阿仁几乎认识所有的会员。

正在思忖间，那个男人朝阿仁伸出了一只手。这是一只骨骼粗大、拇指和食指却已变了形的手，而且掌心手茧很厚。他是玩枪的老手了，阿仁想。

“认识一下吧。我叫丁佐，叫我阿佐好了。”阿佐抿着嘴

唇，微微地笑着，“新入会的。”

“但不是新手，是吧？”

两人握了握手，各自抚弄着自己手上的枪支。

“好眼力，我在美国纽约呆过，在那儿不玩枪不行，自卫嘛。”

“叫我阿仁就行——”。

这时，阿仁的腰间突然发出BP机的呼唤。“对不起。”他抓起甬道上的电话：“哈罗，我是——什么？”

电话是“祥云厅”侍者打来的。电话里气急败坏地叫着：“老板，你什么时候惹了那一伙呀，歌厅被砸了，说是‘和安和’的人马，啊！我也负伤了……”

阿仁贴着话筒的脸肌轻轻抽动了一下，一个狠毒报复计策在内心酝酿着。

“后会有期。”他朝阿佐举了举手，“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阿佐伸手拦住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是‘和安和’干的吗？我好象听到了一点点——”

“对不起。我心情不好——”

“也许我能帮你一点点忙，你同意吗？”

阿佐仍然挡住阿仁，他的手摸到西装的内包里——另一只手提着他的那支科尔特大蟒牌手枪。

阿仁来不及多作考虑，突然往下一蹲身子，嘴里恶狠狠地说道：“对不起了朋友，给我滚开！”说着，肘尖击在阿佐的肚子上，然后拔腿便跑。

身后重重的一声闷哼，伴随着庞大躯体倒地的声音。阿佐蜷缩在地上滚动，脸色苍白，喉咙里发出阵阵干呕。

射击场的门口停着阿仁的“欧罗巴”牌轿车。

这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

一面是起伏的山丘，长着郁郁葱葱的林木，一面是蔚兰色的大海，万顷碧波上的雾气汇成云带。

停车场的侍者企图拦住阿仁检查是否带有场内枪支，结果被阿仁一肩膀撞了个仰天大跤，许久还在口里哇哇地叫着起不来。

他冲向自己的欧罗巴。

那是一辆暗红色的漂亮小轿车。造型矫健。这种车的特点是底盘很重，故而行驶起来十分平稳，任何急转都能对付；再就是这种车的发动机功率大，起步快，能在7秒钟内把速度从“0”一下子提到200迈。

它的最高时速是320迈。

阿仁来到车前，正要开门，却猛地看到车内有一张男人的脸。

他以极快的速度拔出马克姆50型手枪。

汽车窗玻璃慢慢摇下，“和安和”红棍阿材的面孔露了出来，他手里持着一支大号克罗特军用手枪，乌黑的枪口朝着阿仁。

后面车窗里也是一个持枪的家伙。

“扔掉手枪！”阿材冷冷地命令道。说着，推开车门，5个“和安和”干将几乎同时从汽车里钻出来站在阿材的身后。

5支枪口对准阿仁。

阿仁的双眼仿佛要喷出火焰一般，“阿材！你想干什么？”他咬着牙问道。

他的妹妹美瑶，是阿材的女朋友。他没想到阿材竟是“和安和”的马仔。

“仁哥，你太过份了！打伤了我们的弟兄，在上海街做生意，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

“算我走眼了，竟没有看出来是你。”

“是的。我也挺喜欢玩枪，时常练练。仁哥，别说我不讲弟兄情份，给我枪！”

“香港是个法制社会——”

“什么？”阿材拿着手枪，满脸嘲讽地哈哈大笑，“别天真了！我的老兄。”

笑过了，阿材转而一本正经有点儿凶恶地说：

“你不希望我们动武力吧？仁哥。”

“哼！”他的部下齐声威胁，“丢下枪！——”

阿仁把手枪丢在地上，面无表情地抬起头。阿材一见状，“哼”地一声，向部下们摇了摇下巴。

两个穿黑色短打装束的家伙立即朝阿仁扑来。

阿仁伸出右手，一把逮住右边那个家伙打过来的拳头，左手闪电般地屈肘击去，只听“咔嚓”一声手骨断裂的脆响，伴随着那家伙的低声悲鸣。

但左边那个家伙的拳头，却重重地落在阿仁的肩头。他只感一股巨大的冲击力，仿佛全身骨骼散架似地一抖。

这一拳够狠，他摇晃身体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如果不是他还抓住那个骨折的家伙，可能已经倒下了。

一股深深的敌意迅速聚集在全身。

他闷哼一声，又接住了紧追而来的第二拳。这一拳象打在塞满稻草的布口袋上，趁那家伙正在愣神间，他已经转身抓住了他的衣领，接着便噼噼啪啪地一口气打了10余个耳光。

那只手顿时麻木。挨打的家伙更是惊恐不已，口鼻流血，差一点背过气去：“别别……救命呀！”

阿材“呸”的一声，恶狠狠地骂道：“脓包！”

在他的示意下，另外2个打手冲上来，他们牵着一根绳子，并不靠近阿仁，而是飞快地抛出那条绳子，自天而降地套住了阿仁。

阿仁一拳打飞眼前的家伙，忙一蹲身，但已经晚了，绳子蛇一样缠住他的脖子。

阿仁一阵痉挛地悲鸣。

巨大的窒息朝他袭过来，死亡的恐惧突然那么真实而鲜明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拼命扭动着身体。象一只困兽。

“哈哈。”阿材收起了一直端在手上的枪，狂笑着说：

“好啦好啦！教训他一顿行啦！”

一个家伙一抖手腕，缠住阿仁的绳子便一下子松开了。

他双手卡住喉咙拼命呕吐，成串的胃液涌在口边。

全身象严寒袭来似的颤抖着。紧接着，恍惚间他感到拳头在眼前挥舞，一下、两下、三下……夹杂着几个家伙的恶狠狠地笑。

突然，“卞”地一声，清脆的枪声划过停车场的静寂。俱乐部门前有人飞跑过来，嘴里大声叫喊着：“干什么？”

阿仁听见阿材的声音：“有人来了，可能是警察，撤！”

关车门和发动汽车的声音传来。

阿仁使劲摇着有些恍惚的头颅。吃力地从地上躬起身子，